



第四十七期 · 2012年5月 逢單月發行 內明出版社出版 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災消吉至

青楓：看今天世界，真有多災多難之感，譬如年前日本的地震、海嘯，再加上核電廠出事，真是天災人禍一併而來。曾經有人問：「我們經常唸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面對這麼多災難，觀世音菩薩會大發慈悲救苦救難嗎？」

修智：很多時候，我們都有一個錯誤：災難出現了，人們便忙不迭的念佛號、念菩薩聖號，這頗有點「臨急抱佛脚」的感覺。菩薩的慈悲為懷，不是待壞事發生了便急於打救，而是在事先已作出提示，對我們作出勸告，讓我們事先做好防範工作，這叫做「防患於未然」。我們都知道，佛力不可思議，可是業力更不可思議。有惡業，必然會承受惡果，菩薩是愛莫能助的！

菩薩祇是提醒我們，勸告我們不要種下惡因，眾生須為所作種種業而受相應的果報。

青楓：法師說的沒錯，如果我們有了惡業而總是要求菩薩前來打救，這又何來因果報應這回事呢！

修智：普門品裡有一句：「悲體戒雷震，慈意妙大雲」，悲能拔苦，悲體警示我們不要造惡業。既然沒有惡業，便不會有苦果。慈能予樂，可給予清涼，慈意提示我們行善積福，既然有善業，樂果必相隨而至。

青楓：也許我們讀普門品時，常唸到「念彼觀音力，便會有甚麼甚麼得救」之類，所以人們誤解以為，苦難到來之時，觀世音菩薩便會來替你化險為夷。其實，我們常唸觀世音菩薩，是



洗滌身心

佛誕紀念日，又名浴佛節。今年農曆四月初八這天，信眾又一如往日的來到妙法寺參與浴佛。在大佛像前，放上一座九龍噴水的浴佛池。信眾排着隊，一位接一位的，虔誠地拿木勺把清水澆在小佛像身上，這也象徵我們洗滌身心，讓這個諸多爭拗的社會多一點和諧。

引導我們常惦記着觀世音菩薩的教導，要做好防患工作。

修智：這一點是重要的。普門品一開始便敘述：「無盡意菩薩問世尊：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，名觀世音？佛告無盡意菩薩：善男子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，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。」這裡我想解釋一個詞語——何以說「觀」其聲而不是「聽」其聲呢？這個「觀」字是觀察，是了解，也就是

觀察了解事情的因緣及其真相，如果是已作惡業，必然會受相應之苦果。我們要注意：「一心稱名」不要錯解為一心不亂、誠心誠意地口念菩薩聖號，正確的認識應該是指與觀世音菩薩同一心，菩薩具慈悲心，而我們亦應學菩薩的慈悲行。

青楓：那麼，我們怎樣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？

修智：我們不僅口念觀世音菩薩聖號，還得切記觀世音菩薩的慈悲行為，此慈悲行是讓我們止惡行善，止惡便災消，行善便吉至。

念珠與無患子



念珠，是什麼材料做的，到了今時今日，什麼材料也不是大問題，金、銀、銅，以及水晶等，我們都常見了。如果探本尋源地探究下去，重要一提的，便是無患子。以無患子作念珠的，據說還是最早的記載。

無患子學名：Sapindus mukorssi Gaertn，又名木患子、木櫨子，梵名作阿唎瑟迦葉，它產於中國與日本，這樹一般可長高至七、八米，夏天開黃色小花，果實圓潤，果皮堅硬、黑色，所以適宜造成念珠。

根據「木櫨經」說：如果我們想消除煩惱，消滅煩惱障，則可把木櫨子果實穿成一百零八顆念珠，時時攜帶於身。

當然，我們想好好地消滅煩惱障，最重要的還是從修心做起，從根本上認識煩惱之源。

妙法寺園林也栽種上一棵木患子，待生長得茂盛時，大家不妨細心觀賞以加深認識。



妙法寺

全港公開攝影比賽入選作品

妙法寺

全港公開攝影比賽 入選佳作結集出版

年前，我們以妙法寺為題材舉辦了一次全港公開攝影比賽，獲得香港多個攝影會支持，參賽作品逾千幅，經過整整一個下午的精心評選，選出冠、亞、季軍，並有二十五位優異入選者。

這樣一輯佳作，妙法寺常在適當場合便拿出來公開展覽。在五月二十五日，一連三天，香港中區大會堂高座八樓，將由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一個書畫作品展，妙法寺也應邀把這批攝影佳作同場展出。

與此同時，我們也把這套入選攝影作品結集。——

暫時祇在妙法寺內讓信眾結緣選購，敬希垂注。

又見睡蓮

去年，我們介紹了妙法寺這園林裏的睡蓮，蓮池雖不大，但那些紅的、黃的、紫的以及香檳色的睡蓮，浮鋪在水面上，煞是好看，特別是每天上午，陽光下，朵朵色彩艷麗的睡蓮甚是亮麗，教人一見難忘。

時間匆匆過去，妙法寺裏的睡蓮又仿如我們的「都市人」，常寄居於別處，大半年前，這一池睡蓮已分撥出部分作了遷徙。

遷徙到哪裏？不遠，就像從這區到另一區，移居到寺內近旗桿處的一個個大石盤。夏天來了，石盤上不再祇是蓮葉，在綠油



油的蓮葉間，冒出一朵朵鮮艷欲滴的睡蓮，連結起來看，像一串彩珠。

文：晶晶 圖：文文



諸佛稱號

諸佛世尊功德無量，稱號亦無量。

阿羅訶Arhat：阿羅名賊，訶名殺，是名殺賊。經中偈曰：

佛以忍為鎧 精進為鋼甲 持戒為大馬 禪定為良弓

智慧為好箭 外破魔王軍 內滅煩惱賊 是名阿羅訶

復次，阿名不，羅訶名生，是名不生。佛心種子，後世田中不生無明，糠脫故。

復次，阿羅訶名應受供養，佛諸結使煩惱盡無餘，且具一切智慧故，應受一切天地眾生供養。

三藐三佛陀Samyaksambuddha：三藐名正，三名遍，佛名智，具言正遍智一切法。如偈曰：

知苦如苦相 知集如集相 知滅如滅相 知道如道相

復次，知一切諸法實不壞相，不增不減。所言不壞相者，心行處滅，言語道斷，過諸法如涅槃相不動故。

復次，一切十方諸世界名號，六道所攝眾生名號；眾生先世因緣，未來世生處；一切十方眾生心相，諸結使，諸善根，諸出要；如是等一切諸法悉知，是名三藐三佛陀。

摩訶遮羅那三般那 Vidyacarana-sampāna：漢譯明行足。宿命、天眼及漏盡，名為三明。直知過去宿命等事，是名通，知過去因緣行業，是為宿命明。直知死此生彼，是名通，知行因緣，際會不失，是名天眼明。直盡結使，不知更生不生，是名通，若知漏盡，更不復生，是為漏盡明。

阿羅漢雖得三明，有所限量，明不滿足；佛悉滿足，是為異。（《大智度論》研習之十一）

釋修智（妙法寺住持）



於惡世中安忍說法

『唯願不為慮，於佛滅度後，恐怖惡世中，我等當廣說。有諸無智人，惡口罵詈等，及加刀杖者，我等皆當忍。惡世中比丘，邪智心諂曲，未得謂為得，我慢心充滿。或有阿練若，納衣在空閑，自謂行真道，輕賤人間者。貪著利養故，與白衣說法，為世所恭敬，如六通羅漢。是人懷惡心，常念世俗事，假名阿練若，好出我等過。而作如是言：此諸比丘等，為貪利養故，說外道論議；自作此經典，誑惑世間人，為求名聞故，分別於是經。常在大眾中，欲毀我等故，向國王大臣，婆羅門居士，及餘比丘眾，誹謗說我惡，謂是邪見人，說外道論議。我等敬佛故，悉忍是諸惡。為斯所輕言，汝等皆是佛，如此輕慢言，皆當忍受之。』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提婆達多品》

法會至此，佛陀已將大乘妙法的教理行果宣示完畢，於此品再作一小結，勸勉行持，以為一乘境的流通分。

斯時，藥王菩薩及大樂說菩薩，與二萬菩薩眷屬等等，均在釋迦佛座前，發願在娑婆世界五濁惡世中奉持是經，以頌表意。

唯願世尊不必為慮，我等當於佛滅度後，在恐怖濁惡世中，廣說此經。屆時或有不善無智之人，若以惡口罵詈，及以刀杖加害，我等皆當安忍。

惡世中的比丘，無正智慧，心地諂曲，未得謂為得，心滿我慢。雖有居住在阿練若處的空閑納子，自謂所行是真實道，輕賤人間行化者。但為貪著利養，與白衣俗人說法，受世恭敬，如同得果的六通羅漢。此輩之人，心懷惡見，常念俗事，假名住阿練若，卻好出我等弘經者的過失，反作是言：此諸比丘等，為了貪求利養，宣說外道論議，私自偽作經典，誑惑世間之人，為求名聲聞望，分別說如是之經。常在大眾之前，為欲詆毀我等，乃向國王大臣、婆羅門居士及其餘比丘眾，生諸誹謗，說我等惡，謂我等是邪見人，在說外道議論。

我等為了敬順佛陀教示，悉能安忍如是諸惡。並為此輩邪見輕謗之人，說汝等悉當成佛、故皆是佛。諸如此類的輕慢惡言，以為法故，我等皆當安忍承受，不生退心。

因此，在後末世中，弘揚大乘妙法，確實不易，必遭教內人士障礙誹謗，發願弘經之人，當於此際安忍，如如不動，不為所惑，繼續說法。（《妙法寶藏》之四十七）

釋素聞（妙法寺秘書）



養心如養花

有一位虔誠的女信徒，每天都從自家的花園裡採摘鮮花到寺院供佛。一天，當她正送花到佛殿時，碰巧遇到禪師從法堂出來，禪師非常欣喜地說道：「你每天都這麼虔誠地以香花供佛。依佛經的記載，常以香花供佛者，來世當得莊嚴相貌的福報。」

信徒非常歡喜地回答道：「這是應該的。我每次來寺禮佛時，自覺心靈就像洗滌過似的清涼。但回到家中，心就煩亂了。作為一個家庭主婦，我應如何在煩囂的塵世中保持一顆清淨的心呢？」禪師反問道：「你以鮮花供佛，相信你對花草總有一些常識。請問，你如何保持花朵的新鮮呢？」

信徒答道：「保持花朵新鮮的方法，莫過於每天換水；並且在換水時把花梗剪去一截，因為花梗的一端在水裡容易腐爛，腐爛之後水份不易吸收，花朵就會凋謝！」

禪師道：「保持一顆清淨的心，其道理也是一樣。我們的生活環境像瓶裡的水，我們就是花。唯有不停淨化我們的身心，改變我們的氣質，並且不斷的檢討，改進陋習、缺點，才能不斷進步。」

信徒聽後，歡喜作禮，非常感謝地說道：「謝謝禪師的指點，希望以後有機會親近禪師，過一段寺院中禪者的生活，享受晨鐘暮鼓，菩提梵唱的寧靜。」

禪師道：「參禪何須山水地，滅卻心頭火亦涼。禪者的呼吸便是唱，脈搏跳動就是鐘鼓，身體便是寺院，兩耳就是菩提。這樣看來，何處不是淨土？」

李焯芬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

蓮藕的聯想

我們常以蓮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徵佛法在人間，佛像也好，諸菩薩像也好，坐在蓮花座上，也正是表達出他們的聖潔，當然也包涵了那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貴精神。

我們都把注視力放在蓮花上，倒較少思考埋在淤泥下生長的藕。我們平時對蓮藕的留意，也充其量在它的食用價值上，可有沒有想到，蓮藕雖沒有像蓮花那樣帶出一份出塵脫俗的風姿，但當人們把它從淤泥裡拔出來，用清水把淤泥沖洗掉，這蓮藕立即便顯現出它潔淨的面貌，再把那薄薄的皮刮掉，便可以送進口裡吃了。它不但不受淤泥污染，也沒有滲入泥味，吃上去是那樣的清甜淨潔。

在淤泥裡生長而又能保持一身的高潔，這就是蓮藕，這就是「佛教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的感覺。

對於禪修，我們也可以從這方面得到啟悟。

禪修是不是一定要坐在禪堂裡，或者在一個寧靜的環境裡「盤腿而坐」？你用這個方法進入當然可以，但所謂「坐禪」，所謂「禪修」，其實却祇在乎一心，「心中入定」那就何處不可行禪？

我發覺，香港島有一條絕佳的「禪路」，——從中環交易廣場到上環信德中心的這條長長的行人天橋，這裡人來人往，但僅供行人走動，不必小心車輛，於是，我們在這裡便可以「無所顧慮」地，一心一意的修「行」起來，人們熙攘往來，擦肩而過，不就是凡塵俗世的一個現象嗎？你把這種「現象」視為淤泥，而你便是在淤泥裡生長的藕——在煩囂裡修行，就好像蓮藕在淤泥裡生長。如果你在港島中環上環工作，那麼，吃過午飯後在這「禪修天橋」上慢行二十分鐘，你看有多好！

禪修，本來就是這樣隨緣而處，適意而行，並不需要拘泥於形相上的規規矩矩，這也正是融入「明日之禪」的禪活態度。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「佛詞」簡介

天女散花

常聽到這樣的批評語：「此人口若懸河，說得天花亂墜！」

天花亂墜，從「天女散花」變奏而來，一個「亂」字，是貶詞，但「天女散花」卻是形容一份美態。我們也不妨探本尋源地查究一下「天女散花」出自何經何典——

《維摩詰經·觀眾生品》：「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，見諸大人聞所說法，便現其身，即以天華（花）散諸菩薩、大弟子上，華至諸菩薩即皆墮

落，至大弟子便着不墮。一切弟子神力去華，不能令去。」

「維摩詰經」是非常的佛經典，文殊、普賢等前往探訪抱恙的維摩居士，大家在這裡談論「不二法門」。維摩詰為試看諸位修練的功力如何，暗着天女散花。文殊、普賢花不沾身，其他弟子花瓣沾在身上不墮，修持功力如何立判。

「天女散花」一詞，源於此。

竹報平安

有些詞語，我們平時口頭或者書信上會經常使用，但如果再多問一句：「為什麼要用這句話語來形容？」恐怕好些時會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」！更不要問是根據何經何典。

譬如「竹報平安」一語，你又是否知道它的來龍去脈？

原來，「竹報平安」也是出自佛家語，本來是

「報竹平安」的，話說某寺栽種了不少竹枝，眾僧都很關心這些竹枝的生長，於是，每天都由那位總管為大家報告這些竹的生長情況，於是有了「報竹平安」一語。後來改為「竹報平安」，這也與我們的文化有關連，我們的先輩們不是以「竹簡」來替代「書信」這名稱嗎？「竹報平安」也就譬喻為「書信報平安」了。

含血噴人

「你，說謊！你，含血噴人！……」

我們經常聽到「含血噴人」這詞語。這也是從佛語中來，說起來，這典故還帶出一些足以令人深思的世情世事。

話說著名禪師懷海，為了讓中華佛教得以更好發展，他製定了「禪門規式」，這就是有名的「百丈清規」（懷海住持洪州百丈山，故又名百丈禪師）。大凡新制度的推行，必然會遇上反對者，當時「百丈清規」便引起了很大爭議。有一位名為覺空的禪師，批評懷海，說他「含血噴人，先污其口！」（「噴」，粵音「信」，即是噴的意思。）後來世人便把這話改寫為「含血噴人」了。

「百丈清規」，在當時來說可謂佛門大改革，也正是審時度勢、與時並進的大改革。歷史証明：「含血噴人」者，不是百丈禪師，而正是這位覺空禪師，但願他當時是一時不察，一時糊塗而不是故意的「含血噴人」。

三教九流

「三教九流」這詞語，你即使沒有運用過，也最少聽過吧？但何謂「三教九流」呢？這樣一問，相信十之七、八的被問者答不上來，「三教」還好辦，「九流」便無法說清楚。好，讓我們說說——

「三教」指的是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

有人爭議：儒，算不算「教」呢？

（即是可否列為「宗教」？）但「三教」的提出早在三國時代已經有了，那麼，「儒教」一說也未嘗不可成立。

九流，我們更可以追溯到先秦年代，距今約二千二百年，接近佛陀誕生的日子。

儒家、道家、陰陽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縱橫家、雜家、農家，這「九家」的思想流派合稱為「九流」。

到了今天，「三教九流」早已成為流行語，被指各行各業、各路人馬之類。「三教九流」便是與佛教沾上關係的一句詞語。

我們常聽到「般若智慧」一詞。

作何解？先來看「般若」兩字，此乃梵語，在漢文中原沒有與之相若的文字。一般解說者稱之為「大智慧」，我們就作這樣的理解吧！「般若」的智慧核心，強調的是一個「空」字。

然則，「般若智慧」又有甚麼類別？

分作三類：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以及實相般若。

有些人喜歡「分門別類」地分別開來，一如對「戒、定、慧」的區分。其實，三者是既互有關連也互相運用的，特別是「戒、定、慧」，可不要因「定而發慧」一語而誤會是兩個楷梯。我們在任何時間都得把「戒、定、慧」互融起來，這才能起到

作用。

般若智慧也作如是觀。文字般若是指對知識的學習，是不斷地吸收有關知識，然後進而「觀照」，那是內心的體會、反思，這是一個消化學習過程。但是，有了知識的學習與吸收是不是就這樣「行人止步」呢？

般若智慧，指引我們再進一步——實相般若，用現代語說，那就是「實踐」，要在生活中運用起來、行動起來，從實踐中體會這智慧。

「般若智慧」就是上述這「三合一」的智慧。我們是不是可以感受到：佛教裡一些言行與指導，其實都是很生活化的。

般若智慧

佛教的四大名山

提起中國四大名山，你可能會想到黃山、廬山、武當山、華山等，不過，如果說「佛教四大名山」，那就不是指這些，而是山西的五台山、浙江普陀山、四川峨眉山以及安徽的九華山，這四大名山又分別說是四位菩薩的顯靈道場：五台山是文殊菩薩，普陀山乃觀音菩薩的道場，峨眉山是普賢菩薩，九華山是地藏菩薩。各有各的傳說故事。

所謂傳說，便是煞有介事似的故事，你也不必追究甚麼真耶假耶？真也好，假也好，都不過是一個說法。

面對這四大名山道場，我們就好像面對佛像、菩薩像那樣，通過這表相而作出內心的觀照，從內心裡去學習感悟這四位菩薩的種種德行。

這佛教的四大名山，便作如是觀。既如是，則又何須執著於它是否「實在」？面對觀光者走進這佛教四大名山去，就讓我們像面對一面潔淨明亮的鏡子那樣，——觀照我們的內心世界。

「蒜」的禁吃與使用

為什麼說「佛法是人間法」？就因為有不少佛道理放於我們的日常生活，都可以說是合乎情理，合乎法則，是順理成章之事。

我們且從吃蒜這問題上取証一下吧！

蒜，在佛教裏是列入五辛之物，由於它不但辛辣，也同時吃後氣味大，在人際中都是不大好的，此事甚至可以追溯到佛陀年代。話說當時有一比丘在佛陀說法時坐得遠遠的，佛陀奇而問曰：「你究竟怎麼回事？」該比丘說：

「我吃了大蒜，怕氣味影響其他人，所以坐遠一點！」

佛陀覺得「吃下大蒜而遠離我說法」，不大恰當吧！於是從此要求大家禁吃此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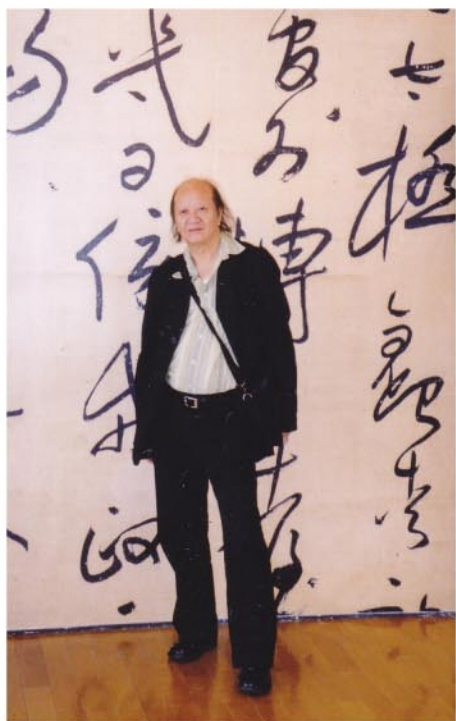
儘管是禁吃了，但大蒜却是很好的藥物。在治病使用時佛陀便不會反對。

我說「佛法是人間法」，原因在此，要禁，不是「一刀切」，要看實際情況，就像鋒利的刀，既可以傷人，也可以在日常生活裡起很好作用，作為「手術刀」更不用說了。

從蒜的禁吃與使用，讓我們看到甚麼叫做「實事求是」。

承先啟後五十年的

徐子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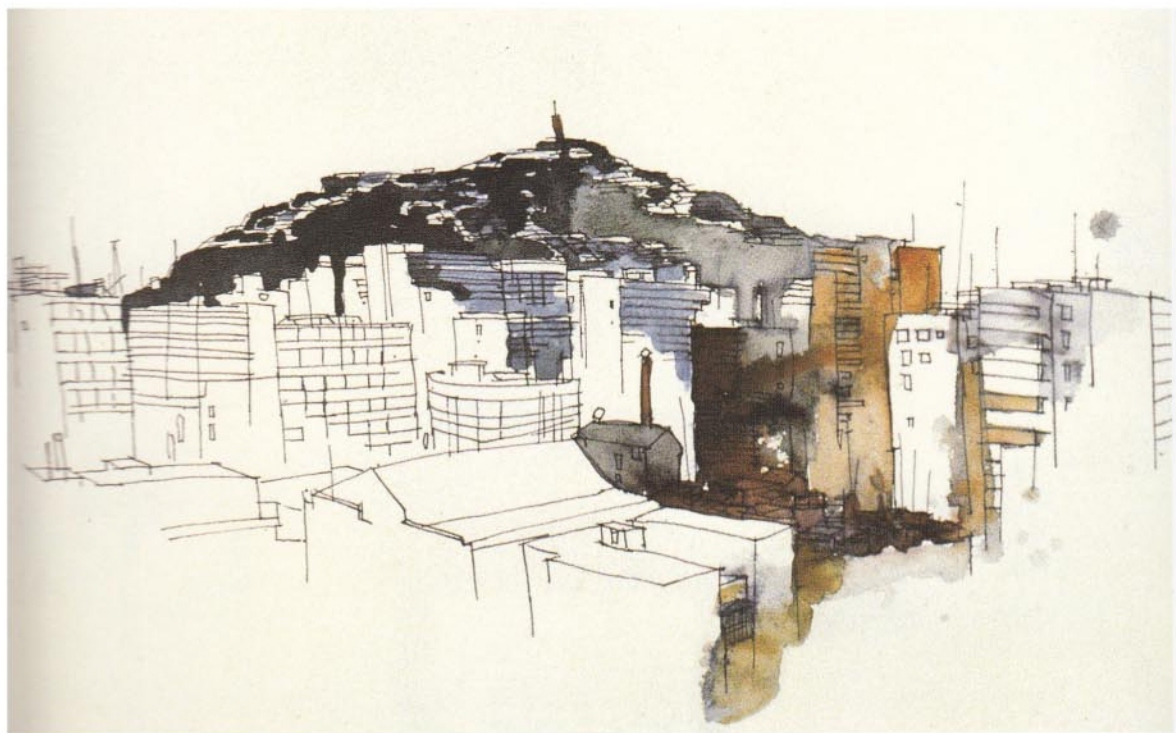


徐子雄先生在二零一零年辦了一個書畫展——遊藝五十年。

他的一生，的確是遊於藝，不論是中畫西畫，以及美術教學，這半個世紀來，幾無日無之地在藝林裡游走。

子雄兄是一位「口水多過茶」的畫友，與他談書論畫，滔滔不絕，你不要以為我說他「口水多過茶」是一句貶義之語，不是，我認為他是一位有心人，把自己心裡所想的都向你說了，至於你是否同意他的見解，那是另一回事。這樣的交談，我以為是很好的。他的談話還有一個長處，是道達出自己的美學觀點，我們聆聽下來亦獲益不淺。

子雄兄說：「任何潮流的出現必有一種氣候，以及民族的醒覺……」何以說出這樣一句宏觀大言？原來筆者向



他請教一些香港畫壇歷史，譬如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的「一畫會」、「水墨運動」等，這些在過去幾十年來影響了不少年輕畫人的活動，就好像電影圈裡的新浪潮。沒錯，「任何潮流的出現，必有一種氣候……」，「水墨運動」已成歷史，「新浪潮」也成歷史，但這些歷史都是承傳一個過程，在今天，依然有形無形地影響着。

徐子雄不但在藝途上有承先啟後，他自己也還十分努力地在創意方面求突破，但也不是為突破而突破，而是在深厚的傳統根基上，像母雞孵蛋那樣，自然而然地讓黃毛小雞破殼而出。

對子雄兄的書畫有點誤解，還以為他刻意地在造型上搞新意思，原來不是這回事，他說：「我是在傳統書藝上浸過一些日子，是從傳統中來，卻又不想讓傳統框死，如果依然走傳統的一套，那就沒多大意思了。」

他具有創意的書藝，令他獲得香港雙年展的書法獎。

徐子雄這遊藝五十年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？還是由他自己向我們敘述吧！這裡商得子雄兄的同意，轉載他這篇「遊藝五十年」的畫展序言。——

陳青楓



一切即一，去來自由五十秋

一踏足藝壇便置身於一個充斥着文化矛盾與沖擊的空間，強烈感覺到東方與西方繪畫的爭雄，現代與傳統觀念的角力紛亂局面，新人真不知何處立足，卻又感覺到有無限的自由。

五十和六十年代算是我學習的日子，有三四年時間，晚上跑去修讀大專的中國繪畫和文學課程，工餘時間便去研習版畫、水彩、油畫、速寫及攝影。

七十後積極投入創作，參加多個活躍藝壇的畫會。社會活動強化了我的生命，亦使我認識到在香港要去建立一個獨特的文化面貌來找文化認同。這是參與香港水墨畫運動所體驗的，亦響應「紮根香港，面對世界」的呼叫中站在同一陣線。

八十年代，年剛五十的我，毅然去作一個全職畫家，這個時候拿了大獎並得美國政府選作「國際嘉賓」，被邀訪美又頒給獎學金，以研究員身份留居芝加哥創作。返港後的日子，是靠授課和賣畫來支持家計，授課就要備課，對我確是進修中國畫的一課，對學與術作更深層認識。留美國令我更清楚精神上自我解放要領，藝術家意識上去找一個更高的站點。

年老了，日常除靜坐與讀書消閒外，愛上了書法，愛上了草書那種汪洋恣肆的表現，近年藉着「常外游以宏內」來淨化心靈。

今日，繪畫即是一切，一切即一。

徐子雄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

書、畫、人「三合一」的 范淳奇

每次見到范淳奇，總是聯想到他的書與畫；每次見到他的書畫，也很自然地在腦海裡浮現出他的臉相形象。

怎麼回事？——原來，他的形相、性格、氣質，與他的書畫是一脈相承，互為呼應。如果你認識這位港粵兩地的「書畫橋樑」，你對我這樣的形容，可能會發出會心微笑。

范淳奇的書法，有奇趣，但不是那種為奇趣而奇趣的造作，而是從傳統中造出來的。這可使我想到我老師楊善

深先生的字，他的「造型字」同樣在傳統中有迹可尋。

范淳奇兄的畫，「很八大」、很清爽，在造型上又與他的書法相呼應的，兩者結合起來看，有着無隔的融洽：——不，不是兩者，是「三者」：加上他那一臉天真的和顏悅色，乃「書、畫、人」三合一也。

他有一幅畫令我印像深刻——繪於二〇〇二年的「真愛」，兩個綫條簡潔的魚缸，兩條魚在隔着玻璃「親咀」，意境輕逸，看似隨意而實際上是巧妙經營，這樣的



「刻意求自然」的自然，才是真高手也。

他的書已自成一格，目前所求取的是如何在內斂裡進一步追求樸拙。他的畫呢？

我個人以為他是仍在摸索求變。他的「書」可以控制得很好；「畫」方面則在神清氣爽之下，便會出現神來之筆而有意想不到的好收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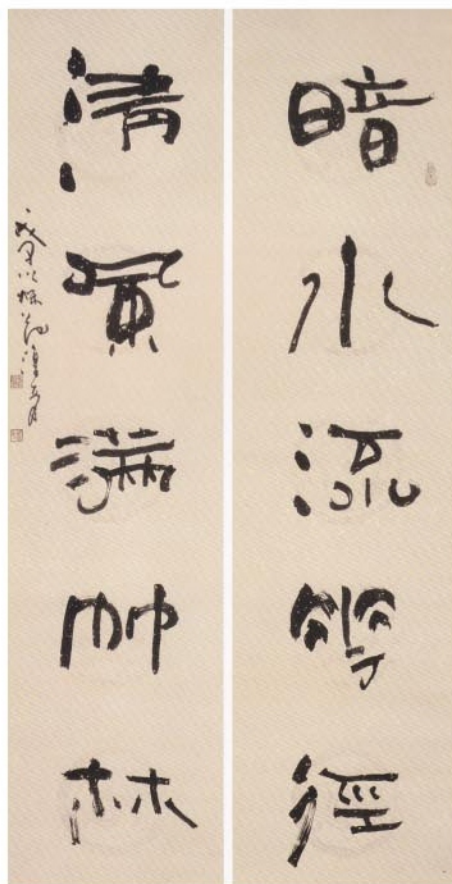
近些年來，留意到淳奇兄對禪學越來越感興趣，從作品中流露出來的禪味也越來越濃，我們十分期待看到他的「禪畫」。



香港書畫報

認識范淳奇，好像是經由書家戚谷華女士介紹的。他倆合作辦「香港書畫報」，也該有十餘年了吧？默默耕耘，為中港兩地書畫界朋友搭起了一道難得的溝通橋樑。——說難得，也真的很難得。長期以來，中港兩地，特別是香港這方面的，認真地做書畫媒介工作的少之又少，香港特區政府經常「吹水」談什麼文化產業，但真正做起來的又究竟有多少？與其好大喜功地搞什麼「國際文化」，倒不如切切實實打好群眾的文化基礎，普及提高民眾的文化藝術素質，這才是一個根本而實在的做法。

范淳奇他們這份「香港書畫報」，完全是出於熱誠而辦起來的。這份刊物當然還有不少改善空間，特別是那些「官氣十足」的消息報道，真像「文件報」。范淳奇有一顆真正書畫人的「赤子之心」，他刊登過一篇「何謂大師」的文章，把一些吹捧風氣澆上一盤清涼冷水，很好，希望今後能在這份書畫報上看到這類文字。



蓮：書、畫、攝影展



袈裟，又名「蓮花衣」。何解？

解釋祇有一個：蓮花含有清淨無染的意思。

蓮花，亦即是荷花。我們一提起荷花便會聯想到「出污泥而不染」，這就不僅是本身的潔淨！重要的是即使生長在一個混濁甚至不潔的環境，它仍然潔身自愛地清爽亮麗的生長起來，於是，我們看着這樣的蓮花（荷花）便自然地聯想到佛法的修行。

在「除蓋障菩薩所問經」裡，有以蓮花比喻菩薩所修的十種善法。這十善法有一個共同點，便是以潔淨無染作出比喻。

妙法寺的綜合大樓，最高一層安放著大型木雕佛像與菩薩像等，這個殿稱為「蓮花大殿」，固然它的建造外型像一朵盛放的大蓮花，更重要的，是同時也象徵著它的妙香潔淨。殿內普賢菩薩像與文殊菩薩像手上所持的，正是「妙法蓮花經」，——這是多麼有意思的一個蓮花大殿。

為此，我們特在這佛誕假期的前後日子裡辦一個專題展覽（由4月25日開始）——

「蓮：書、畫、攝影展」。

希望你喜歡！



品高脫俗 香淡揚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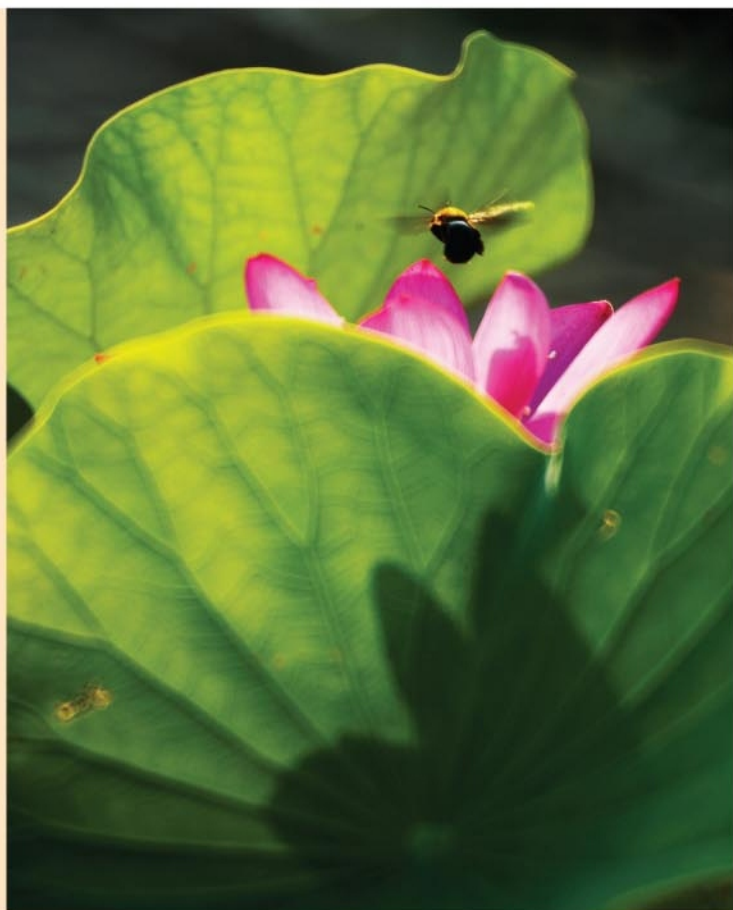
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，基本上是一個頗理想的展覽場地，地方寬敞，可以近百幅書畫作品同時展出。最教我們打從心裡歡喜的，是這場地配合了妙法寺綜合大樓整體的環保概念。——這展場是採用自然光，用不着開燈，這就是香港目前少有的「室內無燈展場」。當然，不足之處還有很多，我們會不斷將之完善。

為了這次以蓮花作主題的書、畫、攝影展，有些畫友接獲通知後，即時投入創作，譬如葉樹菁，她寫了一幅六尺的「雨荷」。這次的荷花(蓮)展，一眼看上去便較多是嶺南畫派風格的荷，就因為邀請了楊善深老師多位弟子參展也。

書法家麥錦超先生為本次展覽展出的書法，不但字體耐看，足以令人在作品前逗留多時而不願離去，這作品內容也把我們這次蓮展的主題道達出來了——「品高脫俗，香淡揚清！」寫得真好！

「荷痴」 影荷

這次為期一個月的「蓮：書、畫、攝影展」，在攝影方面，祇採用了李志榮作品，皆因這位「荷痴」有數以百計的荷花攝影佳作，他也曾出版過「攝荷」專書，也應邀開過好幾次「荷影」講座，那麼，這次就讓我們一次過的看他幾十幅荷影吧！



在巴士上，聽到一年輕人高談闊論地講電話，他的一句話却使我不由得把耳朵豎起，也耐不住多看了他幾眼。

這究竟是一句甚麼話，居然有這樣的牽引力？

他在電話裡跟對方說：

「我囂張，祇是表達我自信的一面，到真正做時，我自然會縮沙……」

（「縮沙」者，「打退堂鼓」之謂也！）

我們先不論他的虛偽。他把自己的囂張，說成是「表達自信」，而且說得那麼理

所當然、理直氣壯似的，也許他那樣囂張早已在朋友中「出了名」，而電話裡他的朋友在規勸他，他遂有「以囂張表示自信」的謬論，當聽到他說：「到真正做時，自然會縮沙」，你便會確切地曉得，他並非僅僅是發表謬論，實際上他還是「蠱惑仔」一名，而且並不是那種「紋身蠱惑仔」，他外表斯文，像學生。這樣的「學生」將來踏入社會，將會比「紋身蠱惑仔」更恐怖！

佛教最側重的是教育。修行本身就是一種教育，當然，佛陀怎麼說、經書怎麼說，以至法師們怎麼說，這些都是導引，歸根究柢，至為重要的是

「囂張」與「自信」

自身的修行。如果你說「僅是自身修行便夠了，其他都不重要！」這樣行嗎？——這樣也是不行的，能夠引發你自身修行時的內省是甚麼呢？必然有些物事、有些道理對你有所觸悟與啟發，才能引爆起來，所以導引是重要的，也所以說教育是重要的，像這位把「囂張」視為表達「自信」的年輕人，他打從心裡社便興起一種不正之念。佛教強調「諸惡莫作」，是一早便明白到世人在這方面容易陷入，特別是年輕人，更要時加警惕了，這種誘惑是無處不在，無時不在影響着我們心智的成長，包括一些以為“成熟”的年長人士。

一則陳年舊事又浮上心頭。話說三十年前，我當時是某報副刊編輯主任，請了一位剛從大專院校畢業的男生，一次在編寫上他有不同意見，他居然紅了頸子大聲地說：「你點處置我，我唔介意……」原來他的「自信」却以「囂張」的形態出之。

三十年了，迄今還時刻想起，當然也作為警惕自己的反面教材！三十年不見，不知這位當年的後生小子今天怎麼樣？佛陀常常苦口婆心地勸說世人「止惡」，可見這世情是何等重要。

妙法寺孟蘭法會通啟

茲訂於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（西曆8月25日至30日）舉辦孟蘭超荐法會，於七月十五日（西曆8月31日）舉行孟蘭盆大供，以此功德祝願護法善信，健在者增福延壽，過逝者往生極樂，屆時至希蒞臨禮佛，共襄盛舉，同結善緣。

海會塔拜祭先親時間，由2012年2月1日起為每日上午9時至11時及下午1時至3時；及化寶爐永不再開放使用，敬請垂注。

妙法寺謹啟

二零一二年五月

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（西曆8月25日至8月30日）

上午 9:00 至 11:30 佛前大供 延生壇迴向

下午 1:30 至 4:00 往生壇迴向

農曆七月十四日（西曆8月30日）下午六時 大蒙山施食

農曆七月十五日（西曆8月31日）上午九時 孟蘭盆大供

供花/供燈/供果/供齋 / 祝福延壽/超荐先親功德，請盡早

將附上之表格以正楷填寫後交回本寺辦事處以便登記；

功德善款，請以「妙法寺」為抬頭及劃線支票交付；

郵寄地址：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妙法寺；

查詢電話：24618567

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

屯門藝術新風 書與畫作品展



參展書畫者：

廖漢和 郭洪球 陳青楓 林 清
陳鏡田 何艷嫦 伍槐枝 黃榮揚
任 翔 仇振霖 李艷芳

地點：

香港大會堂高座八樓展覽廳

展覽日期及時間

五月二十五日：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八時
(四時三十分典禮)

五月二十六日：上午十時至晚上八時

五月二十七日：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文聯莊
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/30號恒豐大廈2樓

尖沙咀商務印書館
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

銅鑼灣商務印書館
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

沙田商務印書館
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石齋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

集古齋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鯉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